

王離京

陽明山中一”志工”

牛年深冬，我因公赴寶島臺灣訪問考察。在臺期間，接待方安排我們參觀了陽明山自然保護區。

陽明山很美。這兒有郁郁蔥蔥的森林植被，清澈湍急的溪流瀑布，茁壯茂盛的高山草場，以及隨便可見的火山遺跡。山青水秀、豐富多樣的陽明山，讓人心曠神怡，流連忘返。

陽明山美則美矣，但來去匆匆，蜻蜓點水般的陽明山之行，使我印象最深的，卻並非陽明山秀麗的自然風光，而是一位普普通通、可親可敬的臺灣”志工”。他的一言一行，讓我感慨萬端，難以忘懷。所謂”志工”，即臺灣志願工作者的簡稱，與大陸的志願者為同一類人。

在一個陰沉灰蒙的早上，我們來到的陽明山。當我們乘坐的旅行車駛到公園管理處門前的時候，一位早就等候在那裏、穿一身醬黃色制服的人，就趕忙滿面春風地迎接上來，熱情地對我們噓寒問暖。他個頭矮矮的、瘦瘦的，身高看上去怕是連一米六都不到。他眼睛上架著的那副厚厚眼鏡，讓人感到這是個文質彬彬的儒雅之人。

臺北儘管地處亞熱帶，但冬季也會讓人覺得有些陰冷，尤其是在山高風緊之處。這位接待人員的周到、禮貌與親切，卻使我的心中感到了陣陣的暖意。初時，我以為他是這裏的工作人員。閒聊起來之後，我才知道，他的職業是中醫師。在這兒的身份是”志工”，只是在業餘時間才自願來這裏服務。他說，他已經 60 歲了，十幾年來，每年平均要來這兒服務 180 天左右，並且完全是義務的，沒有任何報酬。自己之所以這樣做，一來是熱愛這裏的山水，二來是喜歡做這樣的事情。說到這兒，他笑著扯扯自己的制服說：”就連這套制服，我還得自己掏四分之三的製作費用呢！”

聽了他的一番話，我不由對他有些肅然起敬起來。但當我向他表達自己的敬意之時，他卻笑著擺擺手說：”這不算什麼的，在整個管理處，像我這樣的”志工”有 200 多個呢！”言語之間，極是謙遜自然，全無意滿做作之態。從他的神情話語看，我感覺他已把這份志願服務的“額外”工作，完全當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份。把一份業餘工作做到這個份上，誠如他所言，沒有一些熱愛，沒有一份責任，沒有一種信念，是斷然不能的。

我們剛進山的時候，山中隨處可見似有若無的輕霧，能見度尚可。半個多小時之後，當我們來到長滿又高又密野芒草的擎天崗高山草場時，滿山已是大霧瀰漫，我們彷彿置身於翻滾湧動的雲海之間。無論能否看得見，都絲毫沒有影響老“志工”解說的認真與細緻。這兒是處什麼景點、那兒又是處什麼名勝，源出何處，有啥特點，他如數家珍，娓娓道來。當我們為大霧遮擋景點而遺憾的時候，他寬慰我們說：“這是陽明山捨不得你們這些貴客走，想留你們多待一些時候哩！”他的話，使大家都會心地笑了。

在小油坑景點遊覽時，天空下起了細密的雨。按照當地接待人員的提醒，進山前我們都備了雨傘，此時便紛紛撐了開來。而老“志工”不為所動，堅持冒雨講解。我過意不去，便把他拉到自己的傘下。他連忙婉拒道：“讓尊敬的客人為我撐傘，這成何體統！”如是者三，他始終不改初衷。為了讓我寬心，他談諧的解釋說：“真是沒有關係的，這樣的氣候我已經習慣了。在我們陽明山，下雨是正常的，不下雨反而不正常。陽明山地區的年降水量 4000~8000 毫米之間，每年至少有 200 天在下雨。所以說，不淋點小雨，我還不舒服呢。我好喜歡今天這雨喔，它很懂事的，沖散了霧氣，讓客人又能看到美麗的陽明山了。請您放心，只要別下那種能把人沖跑的大雨，我就沒有啥事情的。”話雖這樣說，但我卻從中體會到了一種對遊

客的尊重，以及高尚的敬業精神。

陽明山其實是座活火山，小油坑密佈的噴氣孔在隨時向人們提示著這一點。大大小小的氣孔，不停地噴發著一束束滾燙的乳白色硫氣，空氣中充滿了刺鼻的硫磺味。“這些硫氣不停地被噴發出來，就不斷釋放了火山的能量，也使它不至於大規模集中噴發，給居民們帶來災難。就像人與人之間的友情、親情，應該是長久的、持續不斷的，而不應當是偶爾才猛然“噴發”一次。您說，是不是這樣啊？”老“志工”如是說。

老“志工”是個知識淵博之人，對大陸的經濟、社會等方面情況很感興趣，對山東的歷史文化也有著比較多的瞭解，比如泰山黃河，比如孔孟孫墨，比如齊魯諸國，等等。因了這一點，我也力所能及的向他介紹了大陸，尤其是山東近些年來發展建設的一些情況。在專注的傾聽我講述的同時，他不時由衷地發出一聲聲讚歎：“哇，是這樣子的啊！”“啊！真是太好了！”並一再表示，今後一定要多找機會去大陸、特別是去山東好好的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不知不覺間，一個上午過去了，我們也該說再見了。出於對他的尊敬與感謝，我邀他合影留念。分手的時候，我們依依不捨，難離難分，一再相約再見。汽車開動了，望著雨幕中他那愈來愈遠的身影，彷彿有八個大字在我的眼前逐次閃現：“同種同宗，血濃於水。